白沙集

五

啓

共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九目錄

啓

白沙先生集卷之九

啓

白惟咸獄啓 己亥

臣奉使在外其時曲折未能詳知今只據禁府公事觀之白惟咸罪狀不能節節致察萬無不知之理終不啓聞欺罔 天聽奉使無狀等語尹瑱罪狀則即言于惟咸使之馳啓又以何不即啓面詰與否張禮忠崔應獜金汝恭罪狀則以上曲折使之直招而已其不無奸人故為投贈之理則果或可疑而其時此人等聞知之端終無的據且李應試來問海東略書

有無在應叅越江翌日則其未到定州先聞此冊之名此獄端緒極難鉤得今以不無投贈之理遽欲議獄則恐有未盡之端臣之愚意 容諭平安監司多方聞見於所經各官或得可明之端然後處之爲當

再啓

惟咸尹禛等罪狀若以前招內所問鞫之則固爲宜當而今以不無奸人故爲投贈之事鞫之則一面分䟽之後更無看證可據之人獄事極難究竟今以各人招內所謂應試越江卽時探問冊名之狀到定州得冊之言他可疑之端一一枚舉 容諭本道使之多

方鈎問得實馳啓恐有可得之端緒敢 啓

三啓

應泰搆陷我國之狀極其險巧雖遐氓賤隷擧切腐心不待衣冠士夫而皆不欲戴天惟咸等日日伺候於衙門所幹者何事而如此莫重之事不能節節致察又不能卽為馳啓乃至於呈文之際謟辭媚悅其奉使無狀之罪決難容貸尹禛以上通事似無不知之理中路落後之迹又為可疑以此鞫之則足以斷斯獄而無容別議矣海東記略乃我國罕有之書應泰適得於定州云而今所謂下人以尺布買於鮮民

包裹物件云應捧所言則海東諸國記上下各張文字拈出擧論而上本所謂得之於下人包裹物件云者似不過一二張偶然得見之者此間端緒難究凡干獄體或因干證或得可據之端然後據此推鞫故易以究竟今此獄事以情臆料則果不無此理而以獄體論之則姑未得的據臣等愚意以前 傳旨推辭斷之則獄體得宜而以後 傳旨推辭鞫之則恐於獄體或有所未安敢 啓

四啓

白惟咸等獄事只欲問海東記出處而只有其時伺

候應泰衙門接伴使譯官等數人而已無他見知干
證可問之人故當初直鞫惟咸尹禛等而今尹禛經
斃於杖下大槩應泰一行凡所動靜必差備通事得
以聞見而傳於接伴使接伴使因此而有所聞知也
其他年少迷劣奔走服役通事則名雖通事凡係機
密之事或多不知今尹禛刑問三次終始一向發明
竟斃於杖下此獄端緒益無可得之處臣等反覆商
議前日議啓之外不敢別有啓達之辭敢稟 聖斷

五啓

前後 傳教之意皆以元情頭辭鞫問於各人等而

其後尹禎刑問時 傳教內毋但刑推而已渠雖不納不有所聞乎多般窮問事已為 傳教令似當以此 傳教之意為先反覆窮問于白惟咸敢 啓

六啓

更以 傳教之意反覆窮問于白惟咸則其於海東記出處亦無可憑之端所當直請刑推而大凡接伴使於 天朝大小官衙門凡所聞見之事一以譯官為之喉舌譯官尹禎終始以未有所聞至於嚴刑殞命而一向發明為接伴喉舌者既稱未有聞見則接伴使捨譯官而他無所聞之路當初鞫問時事係人

神之共憤慝於鉤問端緒快得罪人而甘心焉故姑不計干證憑據之有無而直問于此人等今尹禛已斃唯惟咸獨在又未得端緒直加刑推則誠恐獄體終無端緒而有乖欽恤之意當初李應試既已發問尹禛聞卽傳言惟咸則不卽馳啓此則罪所難逃矣至曰若有一人分明故爲投贈而此人等分明聞而知之不爲仰訴於 聖明之下云則恐於獄體未有明據臣等愚見不敢不達惶恐敢 稟

七啓

前日 傳教內不小之事止此而不可捨之一行他

通事或問之更商量為之事　傳教故其中通事張禮忠反覆究詰事前已啓下矣今日更以前　傳教辭緣反覆窮問于張禮忠則今其所供如是此外他無可得端緒之路大槩凡鞫獄之體不惟現出於各人供招及文書可據者或於事干推問之際察其供辭叅以氣色鈎情摘伏稍得可疑端緒然後因此而嚴加鞫問期得輸情不然則又必有或者見知或者發告或現於文書者可據而鞫之今則不然在囚者只此數人更無因此鞫彼多方盤問之路亦無現出之端臣等累日環坐反覆商度終不能得其端緒以

快國家神人之憤不勝痛悶適承商量之　敎敢此

幷啓

八啓

張禮忠刑問一次不爲直招所當加刑而此人原係隨從比尹禎差似有間而久囚得病滿面顯有浮氣一向加刑必至徑斃惶恐敢　啓

九啓

臣等累日齊坐推覈及罪人所供之外各以所見反覆相議終不能得其可發之端故欲循常規供招卽時直請刑推刑推不服又請加刑則無干證無憑據

無可執而能摘其隱情者欲得可發之端而有所啓稟則反覆思量終不能得其憑據此臣等之所以益有所疑縷縷陳瀆而 聖教之所以累勤下問者也

盖 天朝衙門伺候之事名曰上通事者專掌答應凡所動静無不可察一一記知於接伴使接伴使伺候於衙門近處依幕只憑上通事所傳可啓則啓之可行則行之其餘各差備通事則各有分掌色目掌支應者專檢支應之事掌夫馬者專檢夫馬之事東馳西奔自察已事而已其於衙門舉動茫然不知為何事故衙門内有舉動上通事未及聞知則他差備

通事未有得知之路上通事不為傳之則接伴使又無可知之路各衙門事體大槩如此今尹禛已死次及禮忠禛猶一向發明至於身斃而不服今雖百分嚴鞫禮忠有死而已似無取服之理如曰若有一人分明投贈衙門譯官等或見之而知之初雖容隱終乃直告則其身只蒙初不發覺之罪而不至於死不服則有斃於杖下而已利害較然一向知而不服似不近情如曰自中若有投贈者而相為容隱云爾則雖一家之人抵死而相護亦不近情或以為若有一人有意於投贈則必乘暗密行不令外人知之惟恐

神鬼之或窺其跡伺候於衙門者宜或有不知之理至於如此大事身在其地全然不知則何得無罪或以為若有一人為唐人所要初雖無心投贈而事至於此則畏禍不言人情之常也如此則必得干證之人然後乃可以得罪人矣或以為應泰越江翌日李應試先問海東略書有無則　天朝之官初到我國地界衙門凡事擾擾紛紛唐人與我國之人顏面亦未稔熟一日之内何由得聞我國有是書乎況西方一路書籍素罕義州之人得聞是書之名者亦未必有其題本所謂買於鮮民包裹物件云者尤不近理

以是推之則兇狡不測之人陰設陥人之穽托言偶
然得之路上而故為是説也此等所論皆出於莫測
其端倪求其歸宿而終不能得各以臆意斟酌之耳
亦難以是執以為的論大槩此事係國家莫重之擧
而臣等終不得可據之端只以意見上達似不可以
常規處之將此獄事詢問于諸大臣各陳所見裁在
聖斷然後似無未盡之意今因議啓之　教敢此
弁　啓

十啓

臣等伏見平安監司狀啓則丁應泰海東諸國記得

之之由凡係伺候之人悉皆尋究百般訪詰端緒所在無從得知云當初 下書於本道者欲得其端緒而今此狀啓如是何以為之

十一啓

白惟咸等獄事旣不得端緒而不成獄體故但以前者臺諫啓辭又以傳敎斟酌照斷事 下敎不必三省交坐而照斷令禁府照斷施行未爲不可伏惟
上裁

以都體察使將南下時啓

臣得病經年久未差復受此體察之 命又不能趍

卽發行遲回之頃春訊已迫今始謝 恩事事已緩
不勝惶恐敢 啓

再啓

臣近當發行而南方役重民飢間或相聚爲盜而全羅尤甚云海上若無緊急聲息則臣行欲先往全羅稍待麥熟往駐慶尚道所帶軍官堂上武臣及實職朝官並爲帶去砲殺手并十餘人亦量數帶行哨官一人臣軍官稱號并爲帶去南方最急者火藥與弓箭焰焇則物力蕩竭雖難卒辦至於弓箭之造不至甚難而所難者弓角前日自 天朝貿來黑角臣忝

在兵曹時分留義州漸次輸來軍器寺者其數極多
量留本寺以爲日次造弓之需其餘優數賫去分授
列邑刻期造弓下三道戰士最患無馬三道諸牧場
馬雖已竭乏或百餘匹或數百餘匹隨其多少量數
捉出各陣戰士試藝賞給且緩急萬一有不時行賞
募人之事則馳啓往復遠不及期堂上以下空名告
身及免鄕免賤許通帖每品各四五張賫去以待不
時及期之用臣行所到手下從事官軍官牙兵及一
行人馬雖從略帶行南邊各官一搡板蕩供饋不貲
各道監司務劇亦不能專意料理臣之陣中糧餉措

置事專責於各道都事同議監司使之不費於所駐官力別為處置以除所駐處擾害之弊何如

請副體察使柳永慶停行諸將朴名賢安衛金應瑞調用啓

南方形勢姑勿論賊之去來民業漂浮舉為無根無着之徒自前年歲末嘯聚之報在在相聞至于今春則其勢必將滋蔓人多虞危臣之所駐宜召集猛士多置手下以之鎮服而物力已到十分地頭難以措手若獨坐荒墟只與使喚若干人或遇緩急則號令策應且不得趂即為之思之至此極無計策故事大

將以文臣為之則副將例以武將為之者蓋欲使副
使領兵在前大將在後節制之意也前日備邊司以
臣為體察使又以柳永慶為副使者蓋慮臣之羸疾
春猶不差則欲送永慶及期策應之意也今臣當發
行副將似當並往矣南方形勢如上所陳以何物力
開設兩府做平時模様乎臣之愚意副將徐觀事勢
定其行止為當但念臣之一行既因事勢不能多帶
員役脫有警急亦將無以為計而前水使朴名賢家
在忠清道前水使安衛家在全羅道前兵使金應瑞
妻家在慶尚道此皆一時名將而時無將兵之任皆

以臣別將稱號使之收集道內腹心之士約束整齊
以待臣不時調用何如

舟師事宜啓

臣積傷成疾疾久而痼伏枕經年筋骸骨節疲憊委
頓而不擧者今已九月頃日謝 恩之後再承 召
命扶曳詣 闕久廢之餘猝用氣力勞極勢加廢食
呻痛備邊司郎官來傳 聖敎臣病伏之中奉讀未
終益見 聖慮所及出於廷臣千萬籌畫所不到處
是足為邊臣銘佩之至訓矣臣於庚寅年間忝為備
邊司郎官其時賊酋秀吉要我信使縛送我 國叛

民沙火同及五島賊倭之屢寇我邊者信三甫羅緊時要羅望古時羅等三倭仍復刷還我民被擄男婦一百三十餘口其中有金大璣孔太元等二人頗伶俐解文字自言擄在五島能言其島頭酋所為土地肥瘠人民多少風俗形勢甚詳至今猶能記憶又於乙未丙申兩年之間以楊冈使接伴使往來海上每見諸將及邊民引問海上形勢五島在馬島之右地小土瘠戶不滿千民無恒業販賣為生出沒寇掠比諸倭尤甚平時零賊竊發於我邊者太半是此島之倭其入寇之路自五島得東南風至三島經宿過仙

山島直抵古今島加利浦等處自對馬島得東北風
至蓮花欲智兩島之間經宿直抵南海彌助項防踏
等處此其賊倭入寇全羅之熟路而其間水路懸遠
雖得便風俱不能朝發而夕至必須經宿於洋中島
嶼之間而風無連日之候故賊船停泊於洋中亘日
風若不順又須更候順風而所謂蓮花欲智敀與慶
尚右水營煙臺通望無礙賊船去來了了指數形勢
如此故五島之賊過三島仙山而犯古今島者常出
於不虞馬島之賊過蓮花欲智而犯南海等處者常
爲我覺唯是自馬島抵釜山得正東風則一帆便到

而釜山之倚以為大勢者只有左水營水營與馬島向背異勢故風之順逆亦隨以別賊乘順風而向釜山則在水營反為逆風又况沒雲海雲兩臺之下浪巨湍悍行船不便猝遇警急難以相捄形勢如此故今之為賊計者零星散漫意在寇掠出沒竊發者則湖南為可虞如以大軍安從坦道意在攻陷者則嶺南正為受敵之門戶此臣之所嘗得聞於耳而未嘗的見於目者又不知其果然否也以此言之宜以舟師大將設於釜山分餘兵扼見乃之口據古今之面方為長算而水手舟艦嶺南比湖南尤為單弱故今

方移嶺南左道水軍專當釜山之面右道舟師自於信地結陣以截兩南要路以為釜山聲援而船數軍額不成形據不足以當大勢凶鋒今之議者以為釜山既是賊來順路而湖南形勢如上所陳賊之大兵必不經宿於洋中出沒於島嶼捨釜山之順路乘危而至湖南也不如盡撤湖南舟師專聚釜山決一死戰為可此亦果不無所見而 聖教所謂直擣湖南繞出我師之後尤不可不慮也此外又有萬萬難便者盖壬辰變後湖南沿海之民一隷舟師非死不還加以遠離本土設陣於關山嶺南之地至今湖南之

民視舟師為鬼窟軍情如此故往在丙申丁酉年間
朝廷督令統制使進陣於見乃梁之外屢度促之而
舟師不敢離閑山一步者非惟安骨加德以下海路
形勢難以設陣抑且湖南軍情進一步則加一苦加
一苦則潰散立至故因軍情相地宜躑躅而不敢進
者政以此也今全羅巡察使韓孝純與統制使以下
諸將官商議欲置一陣於鯨島一陣於古今備邊司
以為統制使遠在鯨島則釜山之賊非但不得為聲
勢雖欲馳援必失期會似當進駐慶尚右道近處孝
純因此前數日貽書於臣以為賊之所向豈可預料

盡移戰船於嶺南非計之得也云云此正是 上教所謂置重兵湖南右道之意而此外又以為進陣於嶺南則民心難定人力難支糧餉難繼今日之勢不得不以分守湖嶺為計也第以兩南物力萬分單弱雖合二道之力專守一面猶不成陣分屯列營形孤勢遠首尾不相顧古所謂七百里連營難以拒敵者正謂此也而至於陸路之師尤無頭緒蓋緣近日噓出已盡之氣專力於舟師而未遑於陸兵故陸兵之勢如此臣當遠離適承 上教粗陳一二至於施措之宜布置之便皆難懸定當赴軍前再與水陸諸將

對面詳議如有別議條列馳啓恭候　聖裁

因吳都司言請依例入防西邊啓

觀此吳都司所言則正與我國近日所嘗憂慮者相符防備之事所當亟亟措置而但此賊於我國有將亂之憂而姑無入寇之跡惟當申飭邊上嚴兵相待而已團聚武士敎鍊砲手繕完機械差送武倅之事已諭於本道且令黃軍限罷防添防於水下又令黃海道團聚武士以待警亟此外所當爲者反覆叅商則賊之巢穴正與平安水下列郡相對而且近脫有奔迸之意則水下諸郡當爲受敵之地而昌城碧潼

地形險固差有可守之勢本道砲手年年分防於邊上零星散處力分勢裂令就其中別擇精勇千餘名主將親自帶率教鍊留防於此等重地則儼然為一大鎮聲勢似為便益且變前本道內地武弁守令及邊將若至冬間例以助防將分防於防緊之處雖無領兵之事而手下牙兵精勇者甚多其與他軍之老孱者功相萬矣經變以後一路往來 天將支供奔走不暇此法遂廢今 天將幾盡撤回若過今月本道各官姑無大段奔走之事急依前例令冬為始助防將應差守令邊將一一入防宜當此意令兵曹着

實擧行　下諭於本道監司兵使處何如

再啓

伏見　備忘記傳教之辭極為允當臣等亦非敢輕視此賊但此賊雖聚徒衆屯據山谷而時無發動入寇之勢我國若欲先自聚兵預為防守則有先事耗糧之患若臨時調喚則有違機不及之虞故姑以本道守令入防於要害處又擇形勢之地設為重鎭教鍊砲手作為聲勢待其合氷且觀賊之動靜欲以團聚武士及他道徵軍無遺分防以為策應之計令承

上教預為定將整齊部伍果為宜當但防禦使事

體與他將不同今當 天兵撤回道內事多之時先為下送必無屯兵設陣之處今以李慶濬防禦使差下在此待變合氷臨時卽為發送先擇堂上一人稱為助防將急速下送屬于巡察使營下屯駐平壤聞變馳援似為宜當道內守令可遆與否自此懸度為難卽為 下諭本道監司使之查察馳啓後處置宜當敢 啓

三啓

此賊於我幸而終不為害則全然無事不幸而害於我則終為存亾之禍故在我之道不可以事在 上

國而不為措置也第以本道政當　天兵往來門户供頓奔命民力已竭今　天兵將撤凡可以慰民休力之舉不可不及時施行本道弊政之可袪者令監司商度馳啓卽為施行定州政在內地去江邊甚遠其勢不至如江邊緊急若以牧使兼防禦使則號令施為當不論春冬而行於列邑本道事體非如南方地狹民少物力單薄將多令繁人力有所難支況今風灾西路尤甚旱田所收皆為大無之歲慶濬則依前　上教以防禦使差下預為整束待　天兵盡撤劃卽發遣進鎮於碧潼之間與兵使為犄角之勢先

令監司劄某某邑屬於兵使某某邑屬於防禦使別為事目如南方防倭之覘差遣助防將於監司營下親鍊監營之兵與監營中軍官以為臨惡助戰之備若待明春罷防之時并罷此備冬又如之似合事宜守令當遞者不獨昌城至於他邑臣等方欲處置而本道之事本道監司當有料理而崔濂雖云文官頗有弓馬之才兼有彈壓之望彼處事勢若不可遞而先為遞差恐違機宜前已啓請問于監司姑待監司狀啓然後處之為當敢　啓

陳時務畫一啓

大賊屯邊　天兵壓境我國物力焦煎於兩陣之間舉國臣民立脚不定喘息未休雖有所思量而未遑於施設雖有所施設而力專於奔走未暇於他務營為百事皆苟焉而已今大賊已退　天兵將撤國內空虛藩籬四撤正如獨坐空山無人衛護一聞吟嘯便卽驚心民志未定本根未立今日亟務惟當與民休息靜以遵養稍待瘡痍蘇起呻吟息肩公私盖藏小有所賴然後守國制敵之具乃可以次第議之矣如進言者不量時勢不審力量日以作一事興一役為塞責之程課務於新奇多樹色目紛然作興根本

先傷則正猶大病纔愈妄投湯劑以效一時之瀉下而元氣隨以薾然馴至於大命益促而不可收拾矣以此言之凡所作興固不可輕易言之第以搶攘八年事多渙散不得不及時區處有所整頓者及雖有小弊事關大經不得不及時施設者及隨時別設終為民弊不得不及時革除以慰民心者則不可諉之於未遑而不為之講究也近自 天兵將撤臣等各以一得之愚私相講究姑撮其要條錄于後以稟睿裁自 上參量可否如可施行者特下 聖旨以憑臣等遵奉施行如不可施者亦 賜可否以憑臣

等覆議施行若竢 天將盡回舉動稀闊時於燕閒引接臣等各以愚見反覆陳稟親承面 教不勝幸甚惶恐幷稟

一自癸巳以後 天朝一次發兵一次戰勝我國節次陳謝至於寇退之後專差韓應寅等別謝 皇恩其於感戴之意再三殷渥無有未盡矣今經理以下數三大衙門及寇退後善後久戍之軍已盡撤回似當別遣陳謝

一大軍久屯軍前供給八道俱竭民命可哀丁酉以前各色逋欠該曹參商抄出入啓蕩滌今 天兵已

撤方域之內雖有大叚及時之務久役之民不忍長
使勞苦姑限數年與民休息之意幷為枚擧別為
敎書布告中外慰諭人民似為宜當
一經變以後都城空虛通衢大街來來去去者　天
兵太半一朝盡撤人心危懼此非細慮亂後餘民雖
係京籍流離四散者尚多有之今欲使之復業非可
以人人曉諭惟是大家巨族為士民之倡因亂避地
且無官守散在外方者甚多此皆平日受恩於國家
思所以報效者今宜　下書外方使之來尋舊業衛
護　王京為士民之倡則京居士大夫之散處者必

多聞而感激節次來歸其間人才之沉滯者所當趁
即收用而多在罷散之中亦令該曹磨鍊啓稟別為
叙用廣開用人之路似為宜當
一士夫之散處外方者一聞 聖教必不待驅迫而
自當還京廛民之中富商大賈為之頭首而因亂散
處隨時占利以圖富足而不思舊居者亦多有之我
國之規如遇緩急凡所責辦專靠市民市民於公家
所關如此而市肆空虛亦非細慮此皆無知下人非
可以 教諭而自來今宜行移外方京商之散處其
地者一一摘發使還舊業守令如有慢不舉行者令

平市署籍名尋問先治守令且奸民之亂市而不係
市籍者亦令平市署束定市役則廛市民均役而市
肆完實

一故事八道各官各有塲市以便貿遷惟京畿不得
濫開塲市者意非偶然盖京城為人民之都會而且
是不耕不耘之地必待四方之委輸貨物流通而有
所相籍京畿近京故畿甸之民各以土産來京貿換
則廛京中畿甸相依為賴也近年以來各以一時之
見續續開市猶不至多而經變以後京畿設塲其數
愈繁而物貨流通之路益滞而不達甚非事宜令京

畿監司除開城府外一禁京畿場市似為宜當

一宿衛之士一向孤單都監三手之兵僅能成形而我國之所重者專恃武士故兵曹別聚外方之閑散武士名曰武勇分為七番其規甚善此輩齎糧往來道途甚遠其苦萬狀所當拔其尤者量宜除職以為興起之路而一番元數不滿數百姑限京畿完實間令該曹合其番數其當番不來者一一重治使宿衛之數比前倍多而且令戶曹挨 天兵盡撤計其餘儲量給番料其絫下人員則令本廳造冊計仕歲末移本院通用當番之仕以開遷轉之路似為宜當

一軍士上番自有定規不可紊亂而頃因大軍在京大小衙門督責𨰥子則兵曹計無奈何諸邑各軍并皆合番一年之内四度上番一番役價多至六七匹賣衣賣牛而不足則終至於盡賣其田而流移前後相望此法不革則其弊將至於國無正軍而事不可爲美令之在京大衙門只有提督提督不日西下則諸處所定𨰥子亦隨而減悉令兵曹速罷合番之規一依舊番似爲宜當

一中外各衙門印信經變以後從其散失一不修造或用木印印跡易刓體制亦簡殊非所以傳信防奸

之意也稍待 天兵盡回京中粗安亦令該官鳩集材料及時鑄造宜當

一百官章服所以為文章而辨貴賤也其於國家聲容所關甚重一有紊亂所虧非尠故自 祖宗朝著為定制各有等級其意有在頃日該曹啓復冠帶非無稟定節目且有自 上丁寧別教初非窒礙難行之事而隨意製造務相華美不復知有上下等級法制 傳教之意此事猶然他尚何說人心士風至此而寒心國法惟堂上以上乃得衣絲堂下則各服土産蓋不欲使滿朝多官皆取辦於 上國稀貴之物

以耗一國之力而其辨別尊卑崇儉抑奢之意亦在
於其中所當刻期痛革而第今物力單薄若使一切
悉革則求以抑奢而反益傷財宜令禮官預定期限
自明年 國喪小祥後變服時凡堂下官絕不如前
衣縧各服土産紬苧綿布等衣以復舊制
一八道貢案自平時已有不均之議而事係重大未
易釐正經變以後該曹參商創定以爲一時之規而
旋因多事未及結末多寡不等有無相錯者不及今
修正以爲變通則八道正供將自此紊亂而生民之
苦亦係於是宜令戶曹專掌勾管將新舊貢案及甲

午年詳定之數與備邉司堂上中若干員啓下同叅
議于大臣及時纂定似為宜當
一田制一亂貢賦不均而國家稅入因而減縮該曹
憂於目前常稅之外別立色目民有加賦之苦國無
徵租之實為國家者必先論用財然後治兵繕器鑿
池築城乃可以次第舉行矣今國無一時之蓄其何
以為國而有所施為乎必須先正經界使財用有儲
然後乃可議兵事矣古人問兵數賦以對者良以此
也既富既庶雖不敢望而使國稍有朝夕之供然後
百事可做今民不定居滿野荒蕪量田之事雖不可

輕舉宜令該曹量為事目責令監司親董守令各官
從其時起之數各自打量每年隨起隨量移報監司
使之轉啓災傷敬差官發遣時該曹抽栍一邑無遺
打量如有違錯重罰其官逐年如是則經界漸次歸
正而稅入自然有裕矣

一我國定制各官皆有常平之穀以賑貧民且有衙
料以供其官經變以後所有穀物蕩然無存凶年饑
歲民無所取食為官守者亦不能不食而治事隨時
輕重無端出賦於民以為衙供列邑滔滔民不為恃
甚者取之無節元無定限今雖百分籌度處置無由

亦不可不為區處以貽後日無窮之患宜令該曹別
為事目就於稍稔之年令各官計其田結定限收租
漸次積貯以為元穀稍存耗穀稍稍添補別擇邑內
陳地作為屯田以為衙供州府郡縣差次高下定其
田限毋得濫耕侵及良民然後徵米之事一切禁革
如或事覺計其穀數照以贓律似為宜當
一其人之弊前後言者非一終無善策不得歸正今
難更議矣其大段痛弊則每一名雖有八匹之規各
其防納者親往督徵故徵之無節弊漸滋蔓至于辛
卯年別定受 教令其道監司親自督納每季朔別

定差使員領納于工曹工曹照數分下該司計名散給故弊漸小减變後仍循舊弊將至濫觴今宜申飭各司及各道一依辛卯年受 教施行則雖不能大段更張而其於救弊亦不無小補

一京江舟師之設初因事急略設官司以為一時勾管之地而日久弊生終至於抑勒居民束伍使喚使三江之民怨苦日甚戰用大艦留泊京江舟大江狹雖有緩急決無禦敵之路徒有其名實無其用而民怨如此今宜革罷舟師營其板屋大船則送于京畿水營以為待變之用營上物件及興販諸船令戶曹

區處似為宜當
一官家屯田或將官領兵屯守就於其地且耕且守或守令擇地抛荒隨便耕種以補官穀故利博而費省矣楊經理在京時責令我國及時屯田以供軍儲我國因一時之督責分定於外方以為塞責之計因此本司別有屯田廳軍興之際不無所利而亦不無小民之弊今已罷兵并罷屯田似為宜當

處置舟師及州縣衙祿啓

舟師之設臣等亦知其微意而只以目前民怨啓達矣今承 下教姑為仍存令大將略就其弊端而減

去之為當守令衙祿法典內自有其田而已自平時
廢而不舉朝夕之供只靠常平耗穀今無元穀出處
無由欲收法典之田則已自平時廢而不舉者今於
經變之後責以舊規事有難行者仍置不為區處則
諉以蕩敗取民無節生民之困多由於此不得已為
此啓辭恐有法外汎濫如　上教云云之弊州府郡
縣屯田之數令該曹差次量定監司隨事檢飭俾無
濫觴之弊而已此是一時救弊之策非可以行之永
久若待元穀有裕而耗數可以供一衙之用則自當
隨時變通漸得舊規敢　啓

論 天朝逃兵啓

逃兵之弊識者憂之已久蓋慮 天將盡撤有難防之患也今 天將滿城而撤去者只是大衙門矣三門之外已鳴角戒嚴日後之患其兆已現若不及今處置爲患非細 天將雖令我國一一捕縛苐其所患者旣捕之後逃兵詭言因事夜行誤爲所捕則 天將旋卽解放終得無事因言鮮人捕我時并奪我所佩銀子云爾則 天將追徵其銀子捕盜軍官等誰肯盡力捕之近聞南方已有散渙作耗之弊此亦大段可慮若 天將盡撤則應留者只有東關王廟

監造官韓贇及葉靖國兩人而兩人標下之人俱不滿十餘人及今陶通判在京時可具此由使通判善為區處分明開錄此兩官標下之人且授糧票使我國得以認票為驗而散料不得使無賴之徒續續投托於兩官之標下漸成繁滋則無票之人我國自當一一捕捉解送以此措辭移咨通判似當敢啓

論葉靖國啓

前日 備忘記以為葉靖國妙達堪輿之術欲問都城宮闕之制及他事矣其後接待都監以海平府院君尹根壽意啓曰若作咨文請留靖國鍊我國之兵

云云則似可得留云云故因移咨經理得靖國中道而回當初請留本意專為欲問都城宮闕之制托以鍊兵措辭登於咨文已沒本意而只有鍊兵之語靖國既來之後一意教鍊無復他意而 天朝逃兵落後及棍徒無賴之人紛然向意聞風願托者不一其類萬一若以此而靖國多聚逃兵成一衙門則非惟弊端可慮亦非 天將應留之兵我國雖請留兵豈欲請留此等軍兵也初欲相地一轉而為鍊兵之事若又不幸再轉而為聚集 天朝逃兵則輾轉之間我國本意都已沒盡而無故做出別件事端不可不

謹之於始以爲後日之慮此事始終曲折海平府院君尹根壽無不詳知使於接待之際當以當初請留本意隨事陳諭使靖國亦得曉然知我國本意主客通知情意而相待則其餘隨事處置之道似無後日難處之患此意言于接待都監亟速擧行何如

再啓

傳曰啓辭誠然矣但旣以鍊兵咨請不可欺人靖國頗知八陣之法云抄出訓鍊都監軍人傳習何妨若不敎鍊只爲看山而送則恐爲未穩更議施行 傳敎矣都監軍抄出鍊習事時方擧行此則當爲之事

且聞靖國頗知陣法趂此機會傳習固當矣至於大作巨陣如靖國所言則勢所難行而又有逃兵坌集之患必有難處之虞臣意所在政以逃兵為慮也敢啓

三啓

項日本司已有此慮略陳後虞而欲令隨事接待備陳當初請留本意主客通知情意云者政為此事也我國請留之意元為欲問都城宮闕之制而請留咨文則因渠所言專以鍊兵措辭今之事勢我國欲鍊兵而請留故經理為鍊兵而送之渠既以鍊兵來故

銳意操鍊客之自處固當如是而唯是主家不以主
意所在詳言於客客主不能通知情意而相待故彼
此情意乖違一轉而為鍊兵之事矣今見政院啓辭
果如本司啓辭之意再轉而為私聚逃兵而無故做
出別件事端若不謹之於始後日之憂恐不止於今
日也且聞都監官之言靖國所知者非鍊兵之事乃
是軍中所用占候雜術及八陣之法其他操鍊武藝
等事非其所知請得 天朝逃兵中稍解者一人使
之教鍊則其人亦不能精解云云若如此說其所鍊
兵亦甚齟齬而齟齬之外又欲自聚 天朝之兵此

則尤非我國之本意也今當直以我國當初本意隨
事直陳而仍言教鍊我國之人則誠爲感幸矣至於
天朝落後之兵則未有 聖旨私自留此大非外
國事體況 天朝旹未許留兵明有 聖旨我國何
敢私留一兵後若有言無以自解於天下而譴責不
測此不可不爲之早處且將經理提督陶通判等捕
捉逃兵解送等文書一一示之曰諸衙門分付若是
丁寧云則其於禁抑之事似不在我而有所憑據敢
啓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目錄

啓

請徵慶尚道騎步兵番價募立櫓軍啓

論處置葉靖國啓

請久任軍器寺諸官啓

請擇差軍器寺叅下官啓

請軍器寺火藥軍器勿許分送諸道啓

王后禫祭時主祭啓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

啓

山陵審定啓 庚子

臣等昨日往交河直到李文通所點猪峴山尺量則除右正穴外左旁今番當用之穴中心補土高三尺五寸石闌干前面補土高十尺三階砌補高十六尺總之前面補土處縱長可八十尺補處甚高客土過多強作雙穴似為未安且文通之法不循科臼不用凡例其所稱道者皆非常人凡眼所能測知而我國自來遵用之法亦有定式今以我國之規觀之則穴

道不正只是坡陀偏側山支滚下之地而已全欠穹
窿結起之狀案對朝從雖似明麗而與山脉所向不
為正對內龍虎低陷左右皆虛唯朴尚義以為此是
蟠龍之形似無所欠云而術官等所見則終始以低
陷為欠今以我國之法順山脉而定穴則似當為子
坐午向之穴文通定為亥坐巳向以從朝案若如文
通之言則墳形與主壠横不正而龍尾後專虛無蔽
我國之人直以眼前所見論之國用之山未有墳形
與主壠横不正之地未論其他只此一事未敢遽以
為可用矣臣等既承覆審之　命所見不敢不達

再啓

臣等自外議之若有十分合當之處則當終始啓達而終未得合當之處下情一向悶鬱而至於猪峴則我國人所見唯朴尚義外皆以為決難用之今只憑唐人之說而遽請仍用似為未安不敢不達耳今以傅敎之意反覆商確則朴尚義以為可用宋崙之意縣後山可用金德元金汝堅等欲用新坪術官之意别錄以啓成泳鄭逑則自為啓達

三啓

我國因山審定之法與士大夫墓山之䂓自別非

唯形勢向背之為必須先看穴道豐廣可安儀物明堂寬敞可設齋宮龍虎分明拱揖如法然後乃可謂合於國用也今此猪峴龍虎低陷龍尾後專虛無蔽則形勢向背已不如常規而兼有穴道偏頗不正後與左右皆虛受風之欠正穴中心之前全地只餘十二尺石闌干排設處亦當補土而其餘儀物排設之地當為補土者多至八十尺當冬補土地力未全隧道前面專用客土當春土融脫有退陷之患其於國事悔無所及若使文通素以相士稱於中朝者臣等雖未知其術之精粗而猶且以名為重信之不疑矣

所謂文通者未知何人其術之精粗無人實見比如
雲鳥一往無迹後若有悔取質無所只以一時之言
遽定 國母之葬竊觀衆情終有所未安而今當定
用衆情如此不敢不達

四啓

伏承更來以處之 命臣等今更來會反覆商議則
臣等以文通所點之穴煩瀆累啓者盖以與 先朝
因山形勢不同也大槩交河邑内形勢大江回抱山
勢盡頭山支奇秀之地甚多故前日以國用一等置
簿者其意有在臣等今次覆審時適得一隴朴尚義

以為形勢似備案朝甚好云臣等齊往觀之則山之形勢擬以國用之規則比猪峴差勝穴道頗正而穴原廣狹則與猪峴同雙穴點用雖皆非便以常用形勢論之果為差勝臣等之意若用此穴則庶或為可不然則豐壤李好閔墓山雖有李文通花先發而早凋之貶似不至大段凶咎而文通又以為豐壤之地亦好云我國人所見亦無大段凶咎此兩處猶可擇用敢此禀裁

五啓

今此新得之穴在縣後山白虎之支堂局則稍異大

槩不相甚遠

六啓

伏承 下教李好閔墓山財乏民貧之說果非吉地而至於花發早凋之論為未安只做一穴亦無長遠之計 聖心不知所處而不得已為此姑用之 教臣等聚首惶悶亦不知所以為處相與反覆可否思所以處置之道而有一說焉交河猪峴臣等所論者只將我國凡眼所能及到第未通術業精粗如何也今葉靖國既已入來是亦地理之術著名者令靖國往審猪峴其所論議若與文通相符則決知其文通

所論果為取信而我國凡眼所未及到也幸而如此則臣等定為國用亦有可據而各其中情有所恃之為幸也請靖國明日往審處之

七啓

葉靖國看審於猪峴事既承 命下靖國之於尹根壽可謂相熟不可不以尹根壽往見請看但一品大臣自下直送未安請卽 命招言送且該官一員幷送

八啓

外議如此則何必用此山日期亦遠獨墻子坐午向

則今年當用云其山用之如何事 傳教矣自夏徂冬歷遍諸山皆棄不用而近來所餘者只是猪峴與獨墻而獨墻則為文通所貶兼有今年大歲之忌不得已而定用猪峴今承 上教如此當定以獨墻為用矣但今日術官與該官俱未齊會夜且已深不得催來大歲之說必須商確歸一然後乃可定用我國喪葬行用之規則本不忌大歲云而今番李文通云當忌大歲令若以一二術官之言容易斷定意外人言亦不可不慮明日更會詳盡商確定奪施行

九啓

獨墻山大忌之說初出於李文通而我國術官中唯日官南應年擧選擇要略之語書呈其餘術官等皆以爲只忌於修造家宅而已至於新卜墳山例不拘忌云宋崙金汝堅等又擧選擇要略之語以破應年之說以此觀之我國行用之規則似不當忌各人小紙及選擇要略並付標以啓矣且此山若過冬至則變運爲年剋必須冬至前亟亟畢役乃可爲用云而冬至距今只隔二十四日該官相議皆以爲二十日内恐未得畢役纔破大歲之說而又有變運之忌不得用此山則百爾商量節節拘忌更無可爲不勝憂

悶頃日該官等新卜楊州尹殷輔墓山觀其術官所錄形勢則吉多欠少壬坐丙向別無今年拘忌朴尚義亦爲稱讚於國用似爲無妨敢 啓

十啓

因山未定計不得已畿內私家墓山令術官各以聞見書啓看審而尹斗壽家墓山則初不在術官書啓故不爲看審今見趙庭芝疏以爲此山人皆曰可用令更看審以定取舍以鎭人言何如

十一啓

臣等伏見該官等書啓圖形及術官等山論則琅城

君墓山不足再議矣該官等及術官等所見皆以
健元陵第五岡酉坐卯向之原為第一又以第二岡
為次此外　陵内可用之原又非一二云我國
山　昌敬禧孝恭順等諸陵皆有一山内用之之規
近依古例取用於　健元陵内則允合情禮所當為
先看審矣其餘　光陵亦有兩處可用之原而比之
於　健元陵内新得之原則似為不及如趙士秀家
墓山形勢格局又下於　光陵新占之原又有衆塚
一原多至十七云穿破山脉似無合舉西道尹斗壽
家墓山則該官與術官等以為元非大局又非力量

長遠之地此等三處似不必覆審今當先審 健元
陵陵内新卜之原萬一有欠則更審於此等三處似
爲得宜臣等之意如此敢 啓

十二啓

臣等昨日與該官術官等往審 健元陵新卜三原
反覆泛鐵商議形勢坐向與初審時所定皆無異同
大槩爲山不甚高大而支分派別各成堂局原原平
正面面深邃朝對環擁龍虎拱揖坐而顧眄如在重
掩聯疊之中四無空缺虛豁之地真天作壽山國初
建都之始旁搜名山以爲累代玄宮之所意盖有在

俗傳 太祖三年率神僧無學親審 陵寢得一山
可用累世云云此說出於 太宗朝重臣金敬叔所
撰周官六翼之書云而臣等未及考見雖未敢定以
為信說而參以所見似非浪傳今所新卜三原特其
無拘忌今明年可用之地耳若傳之後世而無拘忌
之相值則可用之原不止於此如欲依 天朝天壽
山倒傳之累代而次第為用則非此難得臣等所見
不得不並啓第其中第五岡朴尚義以為三岡之中
形勢當為第一而酉金之山水破於乙地以胡舜申
之說觀之則乙為火也金汝堅所論似或有邪說云

者盖慮有如前日子羽之說也術官等皆以為以天
地正位論之則乙元屬木而胡舜申獨以從子為火
其勢不旺與酉金自不相妨而况舜申亦不言酉金
乙火之忌子羽所論刱為類推之說耳前已攻破决
不可為拘忌云故臣等與術官等商議泛鐵立標點
成單穴之制而來且李懿信則獨以第二岡為㝡吉
之地極其稱讃故亦為泛鐵立標矣第一第二兩岡
則皆成一穴而兩岡相距僅四五十步名雖二岡實
曰一原亦是奇異之地或以為二岡雙穴勢甚順便
而路從 健元陵紅門内丁字閣迤東歒側而入下

人出入之際與 陵所太近似為未安定以第五岡為用為當或以為雖以閭閻私家之制論之祖子孫同原入葬則葬時役人出入勢所必然而既祭告其由則其於安神妥靈之道似無所妨況從第二岡青龍後面從山腰而開路其於木石輸運亦為便益云此說亦甚有理臣等則既以第五岡定用矣第一第二兩岡深邃則優於第五岡而人之所論如上所云故並附于此以俟 睿裁

十三啓

伏承 下敎前日李之芳墓山看審時望見大路之

說自 上明有傳教故臣等每於定山之時常存此
念今此第五岡若去其樹木則與前面遠野一角隱
隱遙望而無突露淺狹之氣故欲爲定用矣至於第
一第二兩岡雖近於 太祖陵以山勢論之則 太
祖陵當爲主而第一第二兩岡支分而成穴勢順而
形便此則決無所妨臣等所謂丁字閣前出入未安
之言非指常時因 祭祀出入之謂也赴役之時輸
運木石經由 陵下及丁字閣東邊至近處呼耶聲
震是甚未安故欲開路新岡東北邊山腰以爲輸入
木石之路畢役之後則旋復防塞以全山勢自下已

爲議定矣敢 啓

十四啓

第一第二兩岡最在幽深重疊之中且天然左右之穴其於後日之計亦爲並美難得之地 上敎旣已如此以此兩岡順方位而定用宜當敢 啓

十五啓

穴成左右男位在右女位在左若順方位則左穴爲今番用矣

十六啓

兩岡長短坐向相等而同在一局之内於彼於此人

之所見無大差異於其間强欲優劣則論議亦相不同或云以 天朝行用之法論之則第一岡亥來而成壬坐 天朝尤貴於亥龍第一岡為優或云第二岡形勢比一岡尤為明麗第二岡為優云而其中李懿信尤稱之若㸃一原則左右方位不可移易今成两岡各成一局形左右之位似非大關而第以萬世長遠之慮論之則雖成兩岡丁字閣則當設於一處旣成一閣左右之位與本岡方位交換則亦似未安故初以順方位為便之意敢為啓達矣若有一時之命則雖與常規有異亦不至於大段妨害惟在

聖斷

十七啓

两岡優劣互相異同諸人所論參錯相等依前啓辭
今用第二岡兼順方位允合情勢敢 啓

十八啓

因山覆審時第二岡之左又有第三第四两岡而小
東則又有一岡李懿信與臣等移上第三岡卽為泛
鐵又欲立標臣等以為既得第一第二两岡其第三
第四岡不必又為立標只泛鐵而來矣今既定用第
二岡則朴尚義李懿信等相議以為第一岡分於

健元陵之脇而又支豐廣不及二岡左右兩脇形不
均平未見朝山比於第二岡不無優劣之差大抵擇
地之法當以右位為重今用第二岡則其第一岡猶
未若二岡之完備盡美今番若擇第三第四兩岡之
中則山形坐向水破皆同而擇日所忌且無變更只
有補土之功而已空此第二岡以為後日之計則昨
日啓稟方位亦順而方為盡善而盡備以此來告於
臣等此言果為有理而臣等更思亦為有理更為看
審移用宜當一局之内穴原甚多非如他山單穴獨
壠之比推移擇用地有餘裕反覆選擇務要極盡敢

此煩啓

兩南水營移置便否啓

上年冬間嶺南邊臣欲移左右水營其時臣適以都體察使不日南下故備邊司令臣親往審察而處之臣未入嶺南承 召還朝其事遂寢矣前在湖南有意於此詢諸邊帥之老於南邊者論議不一其言當移者曰左水營前洋諸島廣闊且多淺嶼不得藏船脫有緩急主將與船格相遠難以圖猝右水營迫在巨濟一隅與馬島盈盈一水之相望孤軍弱卒塊處一邊賊若乘虛來襲坐而就縛名曰水營聲聞甚重

而一朝不利遠近震駭一也本地土品磽确民生極
難平時則水軍入防受價代立以為資生亂後此事
遂廢絶無鮑作等輳集之路不如移設於海平場以
為留營之所風和則水使整船入防於舊水營如行
營之規其言不當移者曰左水營則停船不便不得
不移矣右水營政當巨濟外面水營一移是撤巨濟
之外藩也巨濟之危則邉上之勢虛矣不如仍舊長
防二說俱有理折衷為難臣欲親審議啓而不果行
仍移之間國之利害所存不可不詳審亦不可不為
之區處今都體察使李元翼方在其處詳具此由

下諭於元翼使之相度形便參以邊情趁及明春處之為當敢 啓

因朴東亮疏待罪啓

因山未定外議日出捴護之臣亦不知所以為計都監廳事雖自擅決而至於定山則一與臣等終始相議臣等實亦與任其事伏見朴東亮疏辭有云 國母之喪斯可謂無所不用其至而心得而安乎讀未終篇魂不附體人臣於此萬有忽焉而安於其心則雖萬被誅戮有所難贖今承 命來詣不勝惶恐待罪

因趙庭芝疏乞斥退啓

國有大事人心疑惑意外羣言疊現間出一人陳疏輒改一山過時愆期以至於此伏見趙庭芝疏至以護黨背君不忠之罪斥之疏中所陳臣等不必與之一一辨釋而大槩緣臣等懵於風水不能裁定屢被人斥不勝惶恐隕越之至斥退臣等改卜時望快定

聖斷以鎭人心不勝幸甚

論體察使李元翼病啓

臣等曾聞都體察使李元翼年衰羸弱勞瘁已甚不無因素致傷之理今見金信元狀啓證勢似重雖用

藥餌若不開素必難差復任事大臣脫致難救事極
未安旣有所聞敢 啓

因冬雷乞斥啓

冬雷之災一月疊現上天告警丁寧若是災異策免
厥有古典今當更化之日想望維新之政不宜使匪
人久此忝竊以速災譴何惜 懿斷以重違天心伏
乞早斥臣等以開賢路

請 命漢城府治奪占民家者罷啓

往在癸巳年冬 大駕自海州擇日還都兵曹慮士
大夫及侍衛將士冬月入城棲依無所預先知委于

城中民廛使之一一許接事啓請則自 上恐有因
此奪占之弊丁寧 下教故一行侍衛之人不敢公
然據占私相借貸而已日久法弛弊漸横生始自三
江士大夫間或占入居民私舍久而成弊至於依法
據奪家主不意播遷在在皆然其流之弊漸至於城
內閭閻無不同然小民因此不得安居而據占之習
甚至如公家依幕之爲其中或以人情自相借貸者
則已不必論矣如依勢抑勒公然奪占使本主失所
者不得不繩之以法以爲安全之計也請令漢城府
及五部隨現繩糾俾不得如前横恣甚者亦令法官

隨所聞舉行事奉承　傳施行何如

請鳳山等四路店民蠲免賦役啓

西方一路困於　天兵鳳山以西則猶有民居自鳳山至京城一帶直路蕩無人烟往來公差及商賈行旅亦無過宿之地若至明春盜賊間發則將有路絶之患不可不預為之慮募民輳集之策有難以空言招諭必須勞來優恤先為安樂之地使民爭趍然後乃可為也自京城西至鳳山南至稷山又南至竹山東南至利川一路俱是通行大路此等四路行店新居之民量限里數凡田稅徭役限年一切蠲免使得

來接之意令該曹磨鍊舉行且即 下諭于兩道監司使之着實舉行何如

請蕩滌八路逋欠量減圻甸供給且給取辦諸價於市民啓

前日本司啓辭内節該丁酉以前各色逋欠令該曹蕩滌久役之民不忍長使勞苦姑限數年與民休息之意別為 下書事已為啓下舉行矣八道之中京畿為都城之輔凡所供給倍於他道而 天兵雖撤京師所需一無倚辦之處不得不偏責於畿甸者甚多若不別様完恤以示優異之恩則恐無以慰其愁

苦之心令該司參酌釐旬所徵之中有可以推移蠲
減者抄出啓下一切蠲除似為宜當且國家流來之
規異於古制凡有時悪取辦之物一一分徵於市肆
名曰貿易而實不給價有司者必曰姑待後日從輕
減價而給之名雖交易其實斂之已非古制事甚未
安　天將在城猶踵此弊各衙門徵責名目日如牛
毛而都監之官皆責於市民數年侵擾有難悉記今
之恒言皆曰八道俱被　天兵之擾而其中尤甚者
無適於市民今　天兵已撤　國葬垂畢正宜另恤
市民特異於外方俾民知國家憐其無告之情可也

此輩俱是不耕不稅之徒別無給復之規令户曹自今非不得已時需難以取辦於外方者外一切勿行公貿雖有所貿勿得待後給價劃即准給其價且令平市署凡所出役之事務令寬平勿得如前督責以示朝廷別加優恤之意何如

論北路事宜啓

北虜構釁憂虞萬端國家目前之患尤有大於此者故今之議者意不暇及此而視若尋常小患者然若在平時則此為方今第一要務而踈闊至此不可不及時講究以為桑土之計若屢興大兵覆其巢穴則

雖快於目前而在我元氣先已薾然若媕婀姑息苟度目前則日後之憂有不可勝言近日自北道來者及熟諳邊情者多言虜情無厭惟利是趍可以利餌難以義結前日胡人之所以奔走聽命願為藩蔽者非必慕義向化而來也盖利上京受賜買賣以利其生變後上京之規一罷胡人歸順者一無所利而惟出没冦抄間有分外之利今之作耗者雖因結怨之致未必不由於利絶而然也上京之路一開則虜之歸順者將必聞風而 樂趍因此開諭懸重賞而購募則數三叛胡之頭或可坐而致之而我無一卒之費

邊事或得以少安云議者之言雖未必盡合機宜而深知北邊之情者皆主此論往在丙申年間李鎰為北兵使時馳啓以為各鎭胡人未得上京多有缺望撫諭似難云云本司以為有功胡人抄出許令封進貂皮給價慰悅為當云云上年巡察使尹承勳馳啓以為各樣賞物誇示藩酋以激其貪得之心圖之甚易云云本司以青藍布各五十疋大布五十疋木綿二同即為輸送以資行計之需今過一年未知此計果行與否若不可行則所送布物計疋貿穀以資軍餉之意承勳前已馳啓若已貿穀開數查報如未及

行計而事有可緊之機軍資不足自此亦可量宜加送此等事宜　密諭于巡察使使之商量馳啓其上京一事最為緊要雖不得一依平時許至都城兵曹價布户曹奴婢身貢參量輸送令本道監司參酌道内便近饒裕之官收儲待時抄出藩胡中表表有功者許令如前進上量給價物以慰其心且諭徐待一路蘓復漸次上京之意似為便當令各該司着實舉行且本道接隣野人凡所施為務令侈大以聳觀瞻經變以後人民物力倍减於前而施為舉動猶踵前習物力之日就凋弊者良由於此亦令監司凡軍官

及騶從使命供億務令省約或有分外濫觴者隨所
聞見啓聞糾劾爲當本道出身武士皆是正軍保率
之類一登科第盡失保率長年防戍又無恊助之力
因此失業流離敗家者前後相續本道父老戒其子
弟皆以業武爲害身之累人心如此極爲寒心亦令
監司抄出出身赴防之類量宜復户以存家業其中
才器卓異表表可稱者特授邊將以爲聳動勸勵之
方爲當北鄙之人專以弓馬爲事故土俗相傳以馬
爲貴其有才品者本道一一推捉以爲三名日封進
之用既已封進只給馬帖遠道之人持帖受馬者百

無一二而其實終歸於無用極為未安凡咸鏡道進
上馬價卽令本道許給本道塲馬使不失本事並令
該曹參酌定奪施行為當且在平時六鎮各官有遠
馬之規所謂遠馬者守令赴任之初官屬等備立好
馬若干匹有若衙養馬騎卜之例別養于官中守令
遞來時以為騎載之具終不見還雖多少不等多則
十餘匹小不下五六匹此等之弊實是無窮之害。
經席之上累次陳啓下令禁止而猶未盡革到今蕩
敗之極舊習間或有之殘弊官屬士兵不勝其苦流
亾相繼未必不由於此以有限之馬應無窮之費此

弊不禁數年之內六鎮戰馬將至絶種邊將亦依憑此事遞來時責立於土兵此則雖無常行之規亦頗有之云若不嚴禁必將成例平時則驛馬數多邊方守令邊將時以驛馬依法遞把猶有遠馬責立之弊今則驛馬不多且有全闕之處守令邊將勢不可徒行各站驛馬雖不得依數責立而務令隨便備立遞來守令及邊將漸次許騎從馬責出之弊一切嚴禁使六鎮殘氓得以保存且兩界土兵馬割耳之規其法甚善依平時例申明擧行如有被捉於他道者一一沒官犯者治罪則庶有禁斷之路令兵曹別成公

事知會兩界以此意　下諭于兩界監兵使處何如

請徵慶尚道騎步兵番價募立櫓軍啓

忠清道舟師所屬沿海各官其數稍優而戰艦之數比兩南似少調格之事不至如兩南之艱雖除步兵猶可成形該曹之啓請意必為此全羅道則不獨中道以上為然雖在下道不係於舟師所屬沿海官步兵則別無調格之事一皆作米以為　天兵之粮今　天兵已撤全羅内地步兵則自當有所處置至於慶尚道則道内應上番騎步兵勿論沿海内地無遺徵價募立櫓軍若一朝並令上番則調格之事必多

艱窘敢啓

論處置葉靖國啓

當初葉靖國請留本意則專爲山家之術而難於措辭轉爲鍊兵之說及來施爲不過前日訓鍊都監所嘗布陳操鍊之法而差粗淺爾此則别無可學之事而其所縷縷爲言最稱奇術者祈祝降神現附人身變弱爲强之術耳聞之荒誕使人茫然如聞巫覡之說其大畧不過設爲天地人三壇上設日月星辰之位中設名山大川神之位下設歷代名將神之位糊紙爲幡樹立旗槍列兵四隅乘夜虔禱久乃得效則

以為古之名將之靈降臨于各兵之身使弱者變為雄壯力舉數百斤行及奔馬云云信如此言則古今武經其說甚多而一不及此　天朝名將何無一言信用此術而得實效者歟以此言之則言之無實不足深辨而第緣靖國攘臂力言故施之無效然後辭而不用亦非為晚故姑從其請矣今則其術已施之矣其效已無驗矣今已技窮而情現更難飾僞而藏拙在今若無更問地理之事則惟當辭而遣之不宜坐費日月虛耗餼廩且使逃兵相率而來聚以為逋逃之藪重貽他日之憂也但既以禮請之又以禮待

之事一不效便卽罷遣殊非待客之道彼自辭歸則
於禮爲宜一向以更待日暖爲期似無回去之意惟
當使伺候之人常隨事措辭曰敎場排營操演之事
小邦亦嘗承敎於　天朝諸將官處粗知首末今所
欲知者只是叅鍊之事而此又無效遠待天暖杳然
難期小邦之望缺矣此外更無所爲云云以此措辭
隨事陳説常使聞知以竢自處然猶不還然後更議
施行爲當經理咨内所錄員役多是無籍之徒分明
逃兵前日陶通判咨内亦以爲言在我固當依分付
施行而第恐他日因此惹得隱匿逃兵之名重獲罪

於　天朝之意善為措辭令承文院署及於回咨似為宜當敢　啓

請久任軍器寺諸官啓

天兵住城凡所興作皆責於本寺下人及工匠奔走不暇鞭箠狼藉雖欲有所興作勢有不暇故近數年來本寺實務置之度外不復提撕惟奔走供應是事而各撥軍器因邊將等節續啓請四散於邊上故武庫之物有出而無入其勢自至於盡無到今板蕩良由於此此則已往事勢之必然而無可為者矣今之事勢與前頓異百司之中本寺之事尤為緊急　天

兵盡撤事務稍閑而京城根本之地武庫軍器一切蕩然不可不及時措置而時勢又有可措之暇故一自天兵撤去本寺上下人員相與講究刻意措置而所納元貢自來不敷以此程課通一年計之必不能優數措置方欲啓請别樣處置而未及為之矣以目下急務言之各項材料蕩然勢不能趁期起役必須相與熟講可措之策整頓材料改紀廢政然後乃可以着手故近日臣每見銓官必以精擇寺官久久責成十分陳説而該曹狃於尋常似無動念傾信之色差除之際或有循例苟充之時與其不得能官而

察任寧關其案以奏頃日僉正金汝嵂頗能察職而在任未一朔便卽補外其代又得孫景祉亦能幹於其職庶有修擧之望又未一月旋補三水郡守遞任亦重而武庫之事在今日異於常時能官之員不得已持久責成乃可以見效請孫景祉還授本職今後並與正呂裕吉判官韓嶠勿為遷動使得完事何如

請擇差軍器寺叅下官啓

舊制本寺叅下官例以訓鍊院武官隨仕多少薦狀分差變後因事浩繁而官多匪人本寺提調廣選武弁叅下中可用者自辟而除之行之漸久頗有侵官

之議自上年又復舊規官不得人猶如舊日盖變後出身庸雜不精仕於本院不論愚知名為出身皆得來仕循斯窠臼而欲官之得人難矣故惟參上官或有稱職之人而參下則只隨行而已時平無事則此猶苟度今方多事決不可循蹈舊規以為尸素之地請自今都目政除已除拜者外其餘窠闕自吏曹極擇一時能幹之人差下稍待數年之後事得粗完無緊急之務然後還復舊規令本院薦狀何如

請軍器寺火藥軍器勿許分送諸道啓

變後諸陣所用火藥紛紜啓請故兵曹定軍起役使

本寺勾管劑造未嘗之絶近年亦嘗定軍士三十餘
逐日造藥于舊東平館自前月兵曹因 傳教不得
定給役軍令月初一日為始已為停役若不定軍則
唯有計給價布募人為役如平日之為而兵曹價布
蕩然無存勢難定給此外絶無造藥之路絶其根本
而責其用之不窮難矣都城亦不可無一斤火藥今
雖有數千餘斤此則決不可盡散於外方諸將勿為
啓請雖或續續啓請一切勿許輸送示為恒式如曰
事係軍器非他閑漫赴役之比以軍士造軍物於事
為宜云爾則令兵曹只定劑藥軍以存 傳教之意

亦為宜當且壬辰以後各陣將官啓請軍器朝廷一皆許送盖緣諸陣與賊對壘朝夕苦戰費用甚繁而無暇劑造故雖知武庫之虛不得不如是為之矣今則寇退三年營門事簡繕完器械此政其時而京師根本之地武庫所儲一皆蕩然其勢決不可虛內以務外以貽他日不時之虞各陣諸將亦當綢繆於未陰之前以待燃眉之日豈宜謂今日姑幸無事而徒事燕樂不利其器也請申飭各營迨我閑時急修器械不可如前臨渴仰給以為常式其諸將所在非警急勿為啓請雖或濫自啓請者自朝廷一切勿許之

意另爲知委施行何如

王后禫祭時主祭啓

凡喪父在爲主乃是禮經通行之文子旣不得主祭則承立主奠遣議政之文似當云謹遣世子云云而非惟語未妥當帝王之禮自與士喪有別朱子家禮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如吊服云云則雖在士喪未嘗有無服而主祭者今自上旣已服除則此一節已與士喪不同而因欲主祭則必須有素服節次亦非禮之變者而處置爲難儀禮有云婦之喪其父若子主之云云以此觀之父在可爲主祭亦有可據之

文世子直稱哀子其云云未為不可而其於祭奠
祝式事事順便然此是臣等一時之見未可以為定
論此係大禮更令儒臣博取古禮詳盡講定何如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